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 的时代价值

——科技革命视野中人的解放问题探索

杨兆山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 春

书皮的扉页——作者简介

杨兆山（1963—），男，黑龙江省甘南人，汉族，中共党员。1983年9月入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先后获教育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2004年7月获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博士学位。1990年留校工作，现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教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人学。工作以来，共主编教材5部，承担省部级科研课题4项，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博士文库
顾问委员会
(以姓名笔画为序)

丁 刚	车文博	史宁中	叶 澜
刘海峰	陈学飞	陈玉琨	吴康宁
沈德立	陆有铨	劳凯声	林崇德
杨治良	钟启泉	顾明远	张斌贤
黄希庭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博士文库 编委会

主 任：马云鹏 柳海民

副主任：于 伟 张向葵

委 员：（以姓名笔画为序）

王景英 曲铁华 邬志辉 陈旭远

杨兆山 杨颖秀 张 明 张德伟

袁桂林 姚 伟 熊 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时代价值/杨兆山著.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 - 5602 - 4550 - 1

I. 马... II. 杨...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0051 号

☐ 责任编辑: 张含莹 ☐ 封面设计: 李冰彬
☐ 责任校对: 鞠玉丽 ☐ 责任印制: 张允豪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130024)

销售热线: 0431—5687213

传真: 0431—5691969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 sdcb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吉林省吉新月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长吉公路南线 1 公里处 (130031)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70mm×227mm 印张: 15 字数: 286 千

印数: 0 001—1 000 册

定价: 24.00 元

摘 要

人的解放是人类一直探究的恒久主题之一。随着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化和人的自我解放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人的解放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面临诸多新问题。如何全面认识科技革命对人的解放的意义，如何重新审视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地位和时代价值，如何真正坚持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指导，自觉推进人的解放进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代中国，仍然是亟待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本论文以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及其影响为时代背景，采用文本研究和实际调查等方法，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的解放实际，在吸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文本和当代人的解放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本论文同时也批判了当前对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种种不正确认识和各种歪曲、否定马克思主导价值取向的社会思潮，批判了在人的解放问题上否定社会制度等因素，片面强调科学技术起决定作用等观点。本论文的写作有利于丰富新科技革命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研究，有利于为当代中国人的解放实践提供理论研究上的支撑和指导，也有利于推进人的解放的实际进程。本论文的主要观点如下：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的主导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围绕着这一目标和主题——人的解放。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的终极追求，然而必须首先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是马克思的现实目的和根本立场。人的解放，不仅指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也包括劳动解放；彻底废除旧的生产方式，消灭旧的分工，增加人的闲暇时间和实施全面教育是人的解放的基本条件。人的解放的最高境界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解放是一个客观历史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私有

制是人的解放的根本障碍，社会主义与人的解放具有内在统一性。不同社会制度背景下的科技革命对人的解放具有不同的影响。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先进的科学技术才可能最终完全成为解放人的手段。科技革命所引发的现代产业结构、劳动过程以及劳动方式的根本性变化，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科学性。

关键词：马克思，人的解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科技革命

写在前面的话

为了使朋友们了解本书的主旨，有几句话要先说一下。

首先，介绍一下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这个问题。

人的解放是人类的永恒问题，是个客观历史过程，具有国别和时代的差异。马克思对人的解放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无疑是深刻的，但国内外对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研究并不多，尤其从科技革命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更是薄弱环节。这就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前提和空间。具体地说，选择这个题目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关注。

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一度处于低潮，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士声称“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甚至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寿终正寝”，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已经走向“历史的终结”。我们国内在搞市场经济以后，一些人只重利益，淡化理想和信念，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蔓延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蔓延于学校的教育教学领域，也蔓延于人的头脑的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中。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真谛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人类还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如何结合国情和时代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重读马克思》、《读懂马

2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时代价值

克思》、《回到马克思》以及《为马克思辩护》等著作的问世，都是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回应。

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后，高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和改造是全面的。社会的产业结构，人的劳动手段、劳动方式和劳动分工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也必然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种种挑战。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讲的，它仅仅是 19 世纪的科学理论，不能指导今天的人的解放的现实？

为了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也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我选择了这个挑战性极大的题目。

第二，对人的解放现实的关注。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同人的解放和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人的解放不能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导。研究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核心目的应该是指导我国今天的人的解放运动，推进人的解放的实际进程。

我国当前在人的解放问题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不仅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理论的指导，在政策的制定上也还没有把人的解放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只把人看做手段和工具的现象，对人的束缚和割裂的现象都还大量地存在。在许多人的头脑里，还缺乏自觉推进人的解放的意识。如我们的“五一”和“十一”长假，本来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国家为人的解放提供了更多的闲暇，是国家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实际应用，可我们的一些决策部门却仅仅从所谓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就降低了对这个问题的意义的认识。

同时，在我们社会发展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的发展条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两极分化严重。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农民和工人这些国家的主要成员已经成了社会的边缘。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绩是以工人和农民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是以他们一定发展权的丧失为代价取得的。

出于对人的解放现实问题的关注，我选择了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时代价值这个研究主题。

第三，也是为了寻找一个支撑自己精神大厦的支柱。

一个人信仰什么，追求什么，是关涉一个人一生的大问题。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世界已经进入“地球村”时代，不同文化的冲突和碰撞日益激烈，西方的强势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对人们观念和信仰的影响也日益加剧。我们究竟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还是什么都不要再相信，这自然会成为一个青年人不得不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青年时期充满浪漫和激情，也充满怀疑和不停的否定自己的苦闷和徘徊。物质上的丰富和精神上的贫乏一定意义上在我们这个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精神领域，马克思主义还有没有价值，还能不能支撑起人们精神家园的大厦？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处的苦闷、孤独和无奈一度占据了 my 整个精神世界。为了寻找一个答案，在迷茫中我曾一度写了“梦中与马克思的对话”^①。那个对话现在看来十分幼稚和肤浅，但无论怎样，必定是自己曾经的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其次，介绍一下本书或许有点新意，值得大家关注的几个地方。第一，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文本作了较全面的研究，提出了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三重意蕴，即“解放谁”，“解放什么”，“如何解放”等观点，并进而论证了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的主导价值取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解放的最高境界。第二，从科技革命的视角，全面研究和审视了新科技革命对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的影响和改造，及其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人的劳动方式、劳动手段和劳动分工的变化，探讨了劳动的新变化与人的解放的新现实，回答了在新的科技革命条件下，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第三，讨论了不同社会制度背景下，科技革命对人的解放不同影响的问题，提出只有在合理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先进的科学技术才可能成为解放人的手段。当然，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内蕴深厚，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其时代价值更关涉科技革命，

^① 见附录《梦中与马克思的对话》，出版本书时作了简单修改。

4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时代价值

产业结构变迁，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和现实问题等方面。这些都远不是一个理论功底浅薄的青年人所能驾驭和把握的，更不是一本书就能够说清楚的。这里最多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抛出了一块砖。对于书中所存在的不足或研究的错误，恳请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朋友不吝赐教。

第一章

理论背景、主题与方法

20 世纪初,中国从苏俄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百年历史就同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传播、学习、研究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必然成为中国理论界和思想界的主要历史使命。我国学术界开始从“人学”的视角系统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人类的整体生存状态和生活水平获得了提高,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人的解放的巨大数字鸿沟:贫富差距悬殊与剥削严重,失业增多与贫困加剧,以及闲暇、教育和发展机会的不平衡等仍是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在这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不仅引发了人类世界对人自身问题的普遍关注,也使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视域,并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初,世界上就存在诸多分歧。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既有认识上的分歧,更有立场上的分歧;种种分歧,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还必然是未来的。本书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结合科技革命的现状及其所带来的新影响和新变化,对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时代价值作一些浅显的解读。

本章主要阐明研究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理论背景,主题与意义,研究方法和全书的框架。

1.1 问题的起因与研究的意义

1.1.1 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关注

以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时代价值为研究选题,首先还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关注,出于对当代中国人的解放现实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被引进中国后,在同我国社会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获得了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百年的风雨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有高潮,也有低谷。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是一个跨世纪的课题,本世纪要讨论,下个世纪仍会讨论。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实际是对人类前途命运的讨论。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主导价值取向,认清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种种挑战,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而且在于从理论上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倾向,在于丰富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研究,也在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全面推进人的解放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总是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时代价值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信仰体系联系在一起。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的解放实际,联系科技革命对人的解放的影响,研究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所面临的挑战和实际价值,这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丰富,对于人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指导我国当代人的解放的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 150 年来,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发达的欧洲党派林立,马克思主义在同蒲鲁东派、拉萨尔派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斗争中,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很快取得主导地位,后来居上,并跨出欧洲,走向世界,后来又在不断战胜各种思潮的攻击,和不断克服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的各种错误倾向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看,马克思主义或被神化,或被丑化和魔化,或被变成僵化的教条,或被实用主义者任意肢解。在新科技革命带来人类社会巨大发展变化的今天,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仍面临着来自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理论上的挑战主要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现在的世界上已似乎不是仅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即被一些人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西方一些学者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结合本国情况,探索了自认为是马克思生前未曾深入涉猎的领域,加强了对主体、历史辩证法和能动性的研究,并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经济落后、社会矛盾尖锐的国家,而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而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却相继归于失败。这一事实引起西方某些理论家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并主张解决西方社会的新问题应该有一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西方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就促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不长的时间里,相继出现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美国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修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但他们只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把批判性看做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①,而没有真正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和目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只是理论的批判,没有“实践的批判”和“武器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对剥削阶级只有采取“武器的批判”,暴力的革命

^①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德国人霍克海默(1895—1973)认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的基本精神是批判的。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都以批判为标题,就是有力的证明。但是,他认为,马克思后来的思想,特别是恩格斯和第二国际首脑们的思想,发生了从“批判性”到“科学性”的转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失去了“批判的”革命精神。他们的任务就是要重新恢复这种“批判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革命化”。参见:黄顺基. 科技革命影响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162—163.

才是实现无产阶级政治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唯一道路和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观点纷杂,他们既怀疑社会主义,也不满足于资本主义。他们向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是全面的。在经济学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异化”和“物化”概念为理论基础,以新科学技术革命对现代生产的影响和改造为借口,倡导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过时论。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认为社会主义是官僚政治,扼杀了人的自由与积极性,提出应首先在人的身上进行意识的、本能的革命,而革命的主体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学生青年和新工人。在哲学方面,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人道主义的决定论,是一种把人、主体当做出发点的人道主义。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一些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复数,没有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也只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不应占据垄断地位。因而指出,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不存在真假马克思主义和正统与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分。这就在理论上提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应居于什么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新发展,进而取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还有无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是客观规律。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结合本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解决本国的具体问题,并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丰富和发展。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多元论的实质是消解马克思主义和取代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方面的挑战,主要是东欧剧变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所带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20世纪末,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挫折,世界上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人士便声称,“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一些较有“名望”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断言马克思主义“寿终正寝”,或者说已经“彻底崩溃”,“进入了坟墓”。1992年1月1日香港《明报》在《红场霸业成旧梦》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文章说:“苏联已经不存在,这个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用过去式称呼。苏联

解体,表明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抗衡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已经完全退出了世界舞台。”英国右翼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也曾发表言论说:“由于失去苏联国家的支持,马克思主义将在20年内消亡。”^①

一位日裔美国人福山在其博士论文《历史的终结》中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已克服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制度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②。甚至还有人搬出了“少说些主义”这个陈旧的命题,仿佛今天已经可以为那场争论作结论了——马克思主义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这实际上所涉及的是人类还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没有价值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讨论不仅是一个跨越时空的世界性问题,也是关涉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以及人类自身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社会主义真的走向历史的终结了吗?马克思主义真的破产了吗?

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社会主义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对个人的摧残而产生的,它完全是为了人的社会。爱因斯坦在晚年曾强调说人类需要社会主义。他说:“我确信,要消除这些危害严重的弊病只有一条可行之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并配之以追求社会目标为导向的教育体制。”同时,他又说:“然而,有必要记住,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这种计划经济也可能同时带来对个人的彻底的奴役。社会主义的实现须要以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主义政治问题获得解决为条件;考虑到影响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如何能够防止官僚的权力无限膨胀而凌驾于人民之上,如何保护个人的权力以及如何确保利用民主力量与官僚

① 曾枝盛. 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21.

② [美]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序言.

的力量相抗衡。”^①

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有复杂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也仅仅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不能说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更不能看做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据此推论人类不再需要社会主义,不再需要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才是文明的顶峰,这才是大错特错^②。正如有的学者说:“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误不能由马克思主义这门历史科学负责,而应当由任意歪曲这门科学的人负责,具体地说,应当由那些教条主义者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者负责。”^③一篇以“苏联极权体制不足惜,社会主义理想未可弃”为标题的文章就曾提出这样的问题:“随着苏联的解体,人类历史是否就只有资本主义体制一种选择?社会主义理论是否已经完全破产?”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没有错。“公有制的理想不但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个人消费之间的矛盾的最彻底的方法,也是遏止人类社会对大自然的侵害的最道德的基础。”^④事实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社会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能以人道的民

①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方在庆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26.

② 苏联解体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都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大讨论。法国共产党20余万人次参加,讨论1000多次。他们讨论的主题有“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资本主义胜利,能长久吗”,“共产党人怎么办”等。他们认为苏联东欧的变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由社会主义社会代替并没有过时。拉美14国19个共产党的组织也于1992年3月在厄瓜多尔举行会议,一致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走自己的路。1993年3月,美国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和墨西哥社会主义人民党联合举行北美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三党仍坚信社会主义仍然是唯一能够满足全人类美好愿望的社会制度,并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站得住脚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能驳倒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新理论。参见:曾枝盛.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421—422.

③ 吴江.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

④ 苏联极权体制不足惜,社会主义理想未可弃·明报,1992-01-01(3).